

逢星期日刊出



▲◀06年，沈寬教授第一次回到香港舉行展覽，送給香港人一份禮物，是由電話簿與木塊砌成的——House of Identity

五十多歲的沈寬教授，現為美國馬利蘭大學藝術系教授及木雕家。他生於澳門，小時與家人移居香港。他生在一個教育世家：父親在中山大學畢業，曾任國民黨黨翻譯、當過中學教師、港大講師、民政署的高級翻譯官；母親則是中學校長。難怪沈教授笑言，「我人生90%的生活都在學校」。

那麼說來，沈教授之所以成為教授，是否亦是家人的「聖旨」呢？非也！令他真正醉心的只有藝術。在沈教授的成長過程中，亦曾遇過不少爛肥自刺的情節，「我哥哥曾經問我，讀藝術幹什麼？又不能餬口。」但比其他人幸運的是，即使家人如何不理解，他們最終仍是支持他，讓他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致天分被埋沒。

的確，在沈教授成長的那個香港，當你告訴別人，我的志願是要當藝術家，他們只認為是「天方夜譚」，一是說做藝術沒用沒人賞識，要不就告訴你，賺錢要緊，搞藝術的弄不好要餓死。總之，就是只有一盆冷水淋下來。沈教授說，「10歲的時候，爸爸媽媽讓我同姐姐周去學畫畫，但他們不是打算要我當藝術家，他們只是讓我當興趣來學。」

繪畫入門 一學成癮

怎料，繪畫興趣班卻一學成癮，連沈教授的姐姐也發現，他充滿藝術天分。學完物體素描，沈教授又學油畫、中國水墨畫、山水畫……可說是涉獵甚廣。可是，一直以來只是在「抄」畫，「中國人的教法，同教功夫一樣，師父怎麼做，你就怎麼做，徒弟永遠超不出師父，沒得打自己的一套功夫。」雖說工多藝熟，抄多了可使技術變得精巧，但思想卻完全止步。

沈教授就讀位於西營盤的聖類斯中學，當時學生只能修讀理科，他選的是生物科，即是割老鼠或割蚯蚓等生物，「討厭得現在都不想再看」。然而，那個年代充滿很多已被「定型」的思想，如男生要讀理科，女生一定要讀文科，要是男生讀文科恐怕要給別人笑了。「這根本不是我想做的，但我沒得選擇。」縱說沒得選擇，縱然不喜歡割老鼠，沈教授仍盡全力學習，只因母親教誨：「一定要盡力！」

1974年，高考畢業，考醫科的結果並不理想，沈教授轉考中文大學的藝術系。雖然通過考試，但開學後發現，該系畢業生的作品，他差不多全都學過，「我再問一下那些畢業生，原來他們畢業後只想找個教席，教學生畫畫。」於是，沈教授作出了人生中大抉擇，決定到美國讀藝術。

「我跟爸爸媽媽講，我真的已盡全力讀理科，我沒有因為想讀藝術而馬馬虎虎的讀理科，我做任何事都很勤勞……我甚至讀到胃

潰瘍，其實他們也看得出來。」幸而，父母都是教育家，思想較傳統父母開明，深明知識寶貴，藝術之路雖「難搵食」，但仍然支持孩子尋找理想，這也是沈教授成長路上的一大鼓勵。

美國求學 迷上木雕

1975年，當時21歲的沈教授隻身到了美國，展開他的藝術旅程。在美國上的第一課，便讓他深深感受到香港與美國兩地文化的差異。「第一堂（教授）就叫我們回去用3個禮拜時間做一件作品，題目是Self Portrait（個人肖像），又沒教你怎麼做，又不限材料。」結果，沈教授坐了一個星期，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最終因在美國寄住的世伯的兒子修讀木工，於是利用其剩餘的爛木，砌成人生中第一個木雕作品，亦正是沈教授醉心木雕的開始。

「那時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以前是什麼都替你預備好，現在是什麼都沒給你預備。」不過，即使沒得抄，沈教授也一樣行。「交功課時，要大家把作品拿出來一起看，我怕錯，不敢拿出來，結果卻反應很好……如果那時候老師一直罵我的話，我想我已經放棄了。」畢竟老師對學生的認同，是極大的鼓舞。「美國人有一個優點，就是夠自大。」沈教授笑言。

為了安慰親心，當年的沈教授在兼顧個人夢想——修讀雕塑（Sculptures）——之餘，又修讀平面設計（Graphic Design），以免畢業後便要失業。「他們（父母至親）始終都不想我找不到工作要捱餓，所以還是要做好預備。」因此，4年後大學畢業，他很快便找到工作，替一家公司做立體設計包裝，又能賺錢。然而，沈教授又欲把夢再「踩得更深」，決定繼續鑽研雕塑，報讀碩士。

一圓夢想 不負親恩

完成碩士課程後，遇到現任太太，沈教授便一直定居美國，在當地尋找工作，「想找教書，但沒經驗一直找不到」，最終在餐館裡當了侍應一年，最終還是按捺不住，轉做鑲畫（Framing），砌木畫架，閒時又在家裡做藝術品，他甚至跑到區內的學院報讀藝術課程，為的只是利用學院裡的地方，做自己的作品。結果被學院的教授識破，請他到學院的周末班代課。其後，他又轉轉到3間學院當兼職教師，順利累積教學經驗，最終便成功到美國馬利蘭大學藝術系教書，後來更成為教授及木雕家，一直至今。

「我爸爸在港大只做过講師，教外國人中文，始終遺憾未能做到教授。」一直的努力，雖然不是為了完成父親的夢，但一路走來，沈教授不但實踐了自己的夢，亦圓了父親的夢，「爸爸知道我做教授，他很開心」。

怕餓倒？不怕！沈教授到大學教書之初，人工有23000美元，他形容，「開心到癲！」不過，沈教授並不介意人工的多與少，因獲得空間發展藝術之餘，又可薰陶下一代的藝術觀，更重要的是，不負父母所望。

沈寬教授作品簡介

1 House of Identity (明名閣), 2006年

沈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在本港的首次個人作品展，為了送一份禮物給香港人，他利用電話簿「黃頁」與木塊串連，仿照傳統中國城牆的外貌，搭成作品。沈教授解釋，「黃頁」記載所有香港人的姓名和電話，具歷史價值。未有在「黃頁」登記的參與者，又可在宣紙上寫上自己身份的東西，然後放進閣內預留的空隙內。

2 Bio-Morphic Forms, 2003年

從電視直播看到美國911恐怖襲擊慘劇的震撼，沈教授認為，作為一個藝術家，只能將痛楚化為藝術，因而成就這件作品。這個作品分開左右兩邊，各高110層，象徵被摧毀的世貿中心，從上而下看，是一個裂開的心形。沈教授母親92年去世前曾吩咐沈教授，一定要完成作品。可惜沈母未能看到作品完成，在作品建成右邊第67層時病發去世。

3 Sea of Hope (希望之旅), 2006年

母親姚肇馨的去世，令沈教授一度無法專注工作。他唯有將悲痛轉化為藝術品。沈教授用101塊木塊砌成一艘木船，再在旁邊放滿小紙船，上面寫滿字句和放有一份茶葉。沈教授說，木船好比母親的身軀，紙船上的一字一句是各人對其母的祝願，而含抗氧化的茶葉更象徵病癒的希望。作品曾經多次展覽，今年9月在香港展出，目前已累積逾千隻小紙船，內裡寄有很多人的心願和祝福。這不單是教授送給母親的最後禮物，更代表沈母的旅程中不再孤單。

鍾情木雕

沈寬教授三十多年的藝術生涯中，大部分作品以木雕為主，至今共創造了逾500件木雕藝術品，曾在美國、加拿大、挪威、澳洲及香港等地舉行過20多次個人作品展，乃國際知名雕塑藝術家。

沈教授大學時期期的第一份功課（另見主稿），正是他與木塊建立情緣之始。木頭之所以深得教授喜愛，因每一塊木都各不相同，「正如人一樣，我同你都不會一樣。我們的膚色、髮色都不會完全一樣。」沈教授的創作室收集了很多不同的木塊，全都來自不同的地方，他將它們匯合成一件作品，頗有「大同」的意思。

雕木棄減法用加法

傳統木雕藝術，會利用減法，將一塊木頭不斷切割，「要做一隻手，就切到它像一隻手為止」；但沈教授卻習慣用加法，先把木塊切成一條條，然後再逐件加上去，直至想做的作品成形。「就好像中國人煮菜，會將不同的材料逐樣切好，然後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菜式。」

「若要人似我，除非兩個我」，的確，沈教授的人生觀與藝術觀其實是一樣的，沒有相同的木，亦沒有相同的人，但每塊木、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獨特性，也都有他們各自的任務。

▲▼為悼念美國911恐怖襲擊，沈教授利用木塊砌了兩座分別高101層的藝術品（下圖），從上而下觀看，是一個破裂了的心形圖案（上圖）



沈寬

▼沈教授肖像木雕

不怕也

中國父母照顧子女無微不至，卻免不了將自己的意志加諸兒女身上，古時如是，今天亦無太大改變：「長大了做律師、醫生就叻仔叻女啦」；「我爸爸你爺爺上N代都是做生意的，不到你不做。」已有不知多少兒女一直在完成父母的理想，個人天分都埋得不見天日了。

沈寬教授卻在慶幸，得到家人的支持，完成自己的夢想。

文：黃芷慧

圖：蔡文豪攝

受訪者提供

不會餓死的

藝術家



▲沈教授用木塊造了一艘船送給亡母，周圍的小紙船上的一字一句則來自參觀者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文字，象徵沈媽媽路上不會孤單

發展藝術 父母支持至重要

沈教授說，在美國教書20多年，只有不足一成的香港學生，亦未見過有一個中國學生讀藝術是為了當藝術家，「在韓國，他們尊敬藝術，只要小朋友鍾意，爸爸媽媽會尊敬，不會排斥。」言下之意，是否香港推廣藝術仍有不足之處？

在香港度過青年時期的沈教授坦言，香港的藝術發展相對以前，已經進步很多，「以前我們哪有藝術中心？現在還有獎學金鼓勵學生。」然而，他認為父母對孩子的支持才最重要，「你會說，這個世界能有多少個張大千？但偏偏就是要轉過小朋友去想：我就是張大千

，我就是畢加索。」他說，他教導學生，亦會教他們懂得欣賞自己。

教育子女 循循善導

沈教授育有一子一女，大女已進入大學二年級，尤喜歡打籃球，「我同她講，你真幸運，在以前那個年代，一定會覺得打籃球不是女孩子做的事，你爺爺也一定不會讓你打。」當然，沈教授不會限制女兒發展，但他會向女兒分析，做每一件事的好與壞，「我會告訴她，運動員生涯很短，大多只去到25歲，繼不繼續就由她自己決定，只要不後悔就行了。」